



节气笔记

那些年的惊蛰

乔忠延

出一霎儿，天都是阴的，而且，不时就有雨下来。直到火车驶过长江，蓝天才亮晃晃在窗外。

回来问及家人，天气咋样？阴过，无雨，也不甚凉。

只是无端的大风夜里来了，来得勇猛，携带着沙尘，搅得天昏地暗。

惊蛰真是惊人，夜里那风不过是礼貌的叩门，大风跟在后面，一连刮了三日方才停息。

2002年3月6日

农历正月二十三 星期三

春光的和善，这日表现得最为真切。

前天，阴沉落雨，天还凉丝丝的。昨天，晴了，太阳挂在了高高的天空。在太原开全省旅游工作会，间隙出来，看到了天气的转变、温暖的光顾。

惊蛰这天，日光就更明媚了。下午，会完了，先去榆次，一路风和日暖。下车看城隍庙，柔柔的感受盈满胸间。还有点时间，忽然想起去大寨。早就想去了，那里曾是中国农业的方向，不知有多少人前去参观，可惜我一直未能去。说去就去，驱车前往。到了大寨，山秃田秃，树枯草干，却没了寒冷的意思。

夜里上山转转，下村走走，天高无月，却有星星，走了好一程、好一阵，不仅不冷，还热烘烘的。

2003年3月6日

农历二月初四 星期四

前几日接水，看到了黑点在动。以为是水滴，没在意。关注水龙头，仍动，细看是个蜘蛛。离惊蛰还有七八天哩，这个小精灵已耐不住冬天的寂寞了，跑出来闹春了。

春的意味很浓了，田里的麦苗

扬起头，农人说，返青了。

然而，黑压压的云来了，还飘起了雪花。农时二月二，是龙抬头的日子。龙是什么？没人见过，只说龙能行云播雨。龙抬头，是到了落雨的时令。雨多了，云当然多，风云相碰会有雷声。农人说，那是龙的神威。现在，这说法自然站不住脚了。可是，按照季候是不应该这么冷了，偏偏天冷得可以，用雪花厚厚盖住了大地。

惊蛰这日，上午还阴沉沉、迷迷糊糊的。午后，云淡了，太阳露脸了，但仍然寒寒的。

那个早出的蜘蛛呢？又缩回去了吧！别急，再耐心等几天。

2004年3月5日

农历二月十五 星期五

打春以后，气温天天上升，屋里熄了火人也能待住了。今春是个平稳的春、平静的春，没有大起大落，没有大进大退，春意便笼罩了大地。

在暖春中畅想，春早，农事也早，惊蛰该是耕牛遍地走了。

却来了个摔跌！

是风，从西伯利亚刮来的风，将寒气卷裹来了。风不小，刮得搭在小院的塑料棚起起落落，随时都有撕扯的可能。天寒冽，早上起来凉飕飕的，气温又回到打春时节了。听人说，太原下了雪，天津下了雪。雪没下到临汾，寒气却飘过来了。

好在风很快停了。惊蛰这日傍晚，纹丝不动了，大地静了下来，安静得像是甜睡的少女。次日回金殿乡下，柳条柔柔地垂着，河水绵绵地流着，好令人动心的土地，好令人动心的时节。我去官窰村参加平人学社的成立会议，一帮农人自发搞文化，让人兴奋。

我做核磁。推开门，饭菜的香气扑面而来，一桌热气腾腾的家常菜已然摆好。“累坏了吧？折腾一上午了。”晋英接过我的包，语气里满是心疼。我抓起她递来的小吃，三下五除二就咽了下去，身子一软，头竟有些发晕。“你别这么关心我”，我鼻头一酸，“你一关心，我就觉得特别委屈。”她哈哈大笑，默默递来热水。我们是发小，她最懂我的脆弱与逞强，总在我狼狽时默默给予温暖。我们之间从不需要客套，那份关照早已融进岁月点滴。吃过午饭，晋英陪我去做核磁检查。等结果的间隙，我们坐在附近快餐店聊家常，窗外的风轻轻拂过窗棂，店里的暖气烘得人心头发暖。

那天，风是清冷的，天光也是淡淡的，可我的心里却盛满融融暖意。这份暖，藏在常海瑶大夫言简意赅的诊断与细致叮嘱里，藏在邢爱萍大夫耐心答疑的温柔里，藏在采血帅小伙温和安抚的笑容里，更藏在晋英递来的热水与一桌热饭里。原来，寒冬最熨帖人心的，从不是高悬的暖阳，而是这些散落在寻常日子里细碎又真切的关爱，如微光般照亮幽暗的心路。

心有暖阳

华昭

喝葡萄糖液，10分钟内饮尽所有甜得发腻的葡萄糖液体，其间还喝了好几口热水。随后坐在走廊椅子上，静静等候下一次采血。可没坐多久，我的心又悬了起来：是不是搞错了？是否喝完葡萄糖之后过段时间才可以喝水？喝这么多水会不会影响结果？我再次点开和邢大夫的聊天框，把担忧一股脑儿倒了出来。没过多久，邢大夫的消息发来，末尾还带着浅浅的笑声：“没事儿的，葡萄糖那么甜，不喝点水怎么好下咽呀！”一句话如温煦阳光，瞬间驱散我心头阴霾。第二次采血时，年轻的采血大夫笑着招手：“换右胳膊吧，左胳膊血管细，不太好找。”这个帅气小伙，我第一次见他坦言自己容易紧张，拜托他扎针轻一点，他温和应着“放心吧”。

检查一结束，我便打车直奔好友晋英家里。头一天我就和她约好，检查完去她家蹭饭，下午由她陪

2026年开年翌日，拜谒净信寺。寺在太谷县阳邑乡，因未对外开放，知道的人并不多。应约陪同国内一位古典文学专家，前往做学术考察，和相关部门联系后，允诺可行。久居山西，我自诩遍游晋山晋水，踏访过不少名胜古迹，但对净信寺却了解甚少，不免心生愧怍。

一条通畅的柏油路直直而穿，田野分为两边，来往车辆呼啸如梭。与诸多藏于空谷静幽、深山苍翠的庙宇相比，净信寺并不隐于寂寞。它坐落在人口稠密区，距离县城约10公里，门前田畴、阡陌、村落、山景一目了然。步入山门，一座矗立千年的佛门世界扑面而来：刹殿巍峨、佛像端穆、唐碑剥蚀、宋画浮尘；但，最吸引人的还是一座古戏台。据传，此寺始建于唐，戏台为明代增设；有碑记载，清道光年间曾又重修。又据说，相同的戏台全国仅有两座，一座在北京颐和园，一座留存于此。这座戏台在山西境内，形制不算最古老，却是为数不多、最显造型华美：琉璃覆顶，青砖铺地，木雕镂空，石柱对矗，它折射着晋中一带文化兴盛、民风开化、商事发达、物产丰稔的悠久历史。置身于此，似乎看到“越罗衫袂迎春风，玉刻麒麟腰带红”的唐俗；仿佛相遇“铺翠冠儿，捻金雪柳，簇带争济楚”的宋风。眼前景物，让人不由得就要想到欧洲同期的“文艺复兴”，只不过农耕文明与海洋文明的“抛物线”有异，落地自然不同。这种烟火气十足的戏曲文化延续至今，是东方色彩，有着植于泥土的朴厚芬芳，其流派唱腔，刻羽引

净信寺走笔

白松青



商，高转低回，影响着世代的生民喜乐。农耕时代，物质相对贫乏，戏曲流衍，延为一种朴素而生动的文明教化。国人爱看戏，纵观三晋大地，稍微富庶的村庄，大都建有庙宇，而有庙宇的地方大多就有戏台。据不完全统计，山西省范围之内分布着3000多座古戏台，时间跨越金、元、明、清近千年。赶庙会，看大戏，聚俗俗，审丑美，不仅是乡村至乐、呼朋引伴的时机，人们也能从戏文中汲取道德养分，接受诸多修身齐家、做人行事的道理。此际，静下心来，我在戏台下踟蹰，仿佛听见锣鼓铿锵，丝竹缠绵。而时过境迁，物是人非，唱戏的、看戏的俱成往昔。在冬日的暖阳下，置身于此，似乎感到，明代的眼神、清朝的目光，齐刷刷聚焦在一方戏台上，喝彩声、击掌声响彻耳畔，仿佛一场戏尚未散场，余音袅袅……一座戏台，承载了台上台下多少鲜活故事，让人动容，驰想万千。

净信寺里，还有瑰宝，是两块唐碑。历史的脚步漫过烟尘，朝代鼎革，岁月迁变，天灾人祸不时来袭，两块唐碑却奇迹般地保留下来，碑面黝黑，碑文隐约。一千多年过去了，在这里驻足，是和历史对视，是与先贤互动。时序不居，漫漶日久，而感觉却醍醐灌顶，直入胸臆：文心，诗兴，哲思，情致，古人似乎融入了碑石，和后者一道，隔着时空，默默共情……这两块碑刻，是唐代显赫家族为兴建净信寺捐银500两的功德记录。唐代社会富庶，捐银者应是富甲一方。也真是人慷慨而天所厚，成就了净信寺。千年一度，一寺净信，净在记录了珍贵，信在留存了过往。

2000年3月5日

农历正月三十 星期日

无风，无雨，云是淡淡的。

天气有些平庸，如平庸的人，温和良善，没有一点脾气。

这样的天气，让人疲惫。坐着坐着，就要打盹。打盹就打吧，躺下了就是长长的一觉，长得真有些春眠不觉晓了。

田土松了。踩上去如同踩在了酵化好的面团上，好酥好软。堰堞边的枯叶间，似乎有了影影绰绰的绿意。细看时，间或伸出的新芽还有些白，有些黄，或者说白里泛黄、黄中露白，并没有完全绿。

看时令，惊蛰了。

蛰伏的虫该醒了，生机来了。

农人有谚：惊蛰不耕田，不过三五天。今年是当日可以耕田的，地消通了。

2001年3月5日

农历二月十一 星期一

惊蛰用风惊动了万物。

前些天去了一趟南方，南京、苏州、上海、宁波、义乌、杭州，联系旅游有关事宜，历时10天，每日都在阴凉中度过。原以为南国会比北方要暖和，去了才知道，在局部时段不能用这标准去衡量。10天中，除了在上海的鲁迅公园见了一会儿太阳，在去义乌的路上太阳从云里钻

年初，体检报告单上，一行“血常规异常，请尽快复诊”的字样，像颗小石子，在我心里漾起圈圈涟漪。学期末琐事缠身，再加上骨子里对医院的本能抵触，复诊的事被我悄悄搁置。放假了，有了整块时间，我才下定决心走进医院。

1月16日，我鼓起勇气踏入山西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门诊大楼。常海瑶大夫接过报告单，目光扫过数据，语气简洁笃定：“血糖偏高，得多留意。”说着递来检验单，并细细叮嘱：后续还需做血糖监测才能进一步明确情况。

1月24日清晨，我打车直奔医院门诊检验科。临近8点，患者渐渐挤满大厅，空气中弥漫着忙碌的气息。

就在这时，一个问题突然撞进我的脑海：葡萄糖该怎么喝？空腹抽血后隔多久喝？我急忙隔着窗口询问采血大夫，得到的答复却是“问开药的医生”。幸好我存了邢爱萍大夫的微信。我攥着手机，把琐碎又急切的疑问一条条发给邢大夫。那天是休息日，她却丝毫没有不耐烦，逐条认真回复。第一次采血完成之后，我按邢大夫嘱咐，赶紧开始